

浴室的獨白

有個疲憊的人走進我的身體
脫下領帶襯衫長褲和城市的灰塵
像一朵瀕臨枯萎的百合花
在石礫猙獰的懸崖上 迎著風
仰望我灌溉他 和他的薪資業務愛情
蓮蓬頭的水注從頭頂滑過肩胛
深呼吸 我聽到他在水花裏深呼吸
抬起雙手抱住頭深深吸氣
像一尾釣上岸的魚 呼救的鯉
一開一闔他在我的心裡我正感覺到
他把頭埋進洗髮精的泡泡裡
棉花糖的童年記憶
眯著眼睛看世界 吐氣
直到白色的泡沫讓眼角滲出淚水
一沖 所有幻想都從排水孔朝陰暗的下水道流盡
濕漉漉的頭髮滴著水 張開眼睛
雨天的獅子 摸著鏡子裡自己
沒有脈搏的呼吸
平版的臉龐滾滿汗水
我的胸臆盡是氤氳的水氣
看著他被亂烘烘的熱霧大口吞沒
一轉身 擠出洗面乳也把自己的臉抹去
就像扭開萬花筒倒出亮片那樣
把雜染的五官握在掌心 輕輕淘洗
顛倒的夢想對著蓮蓬頭的水流
我看到淋花的臉譜
油彩一柱一柱往下流的悲
和喜 困在鏡子裡怔怔望外走
不出去 走不出去用力搓洗自己的身體
欲望的油垢從靠近心臟的地方浮起
卡債車貸房貸保險套財務報表
角質越厚越老 沈積
一副石化的盔甲壓得他喘
不過氣 昂起頭我看見暖慢的水流
從下頷滑過喉結肩胛鼠蹊腿脛
薰衣草的香指壓僵直的背

小丑魚穿梭海葵那樣
城市裡的他奔波在不同
大廈樓層房間不懈地拉開又推入抽屜
拿起一疊資料 填寫修改放下又拿起
上下電梯 刷卡上班下班進出捷運
拿鑰匙開門 終於回到我心底
像工蜂抖落花粉洗盡
門外飄浮著噓聲的空氣
水霧汨汨環抱著背脊
洶湧的體溫
在耳際喃喃吹氣
燈泡黃橙橙的香味繚繞夢境
躺在一大片柑橘花林
我讀取他的身體：
從鬆弛的彈簧床上睡醒
搥搥肩膀 皺折的床單像花瓣
綻放半裸的情侶 揉揉鼻尖
翻身 遁入另一場火車從地下鐵穿出的夢境
瘦瘦的月票握在滲汗的掌心
青春退潮 昨夜的擁抱
讓他像穿洞的票根 縮著頸子
步伐帶著出站作廢的恐懼
自動門開啟
激情的寒流撲向他
從領間灌進公事包翻閱升遷申請表
一陣哆嗦 釘書針自身份證影本的額頭
刺下去 粉味的唇印按在頸間
啞啞響起乾杯的聲音
直到飯局的空檔走進廁所
照鏡 才酒紅著臉說：
我對不起你
你一直在我眼前
像一叢野薑花把臉埋進水面
搖擺的倒影是我望向你
不可思議的切割
我伸手向主體 碰
不到你 旋起的聲色吹皺我的面容
隔著敲不破的鏡面 我嗅

不到你的香氣 癒合
又碎裂 仰望層層天際
浮雲搜尋你 交錯
杯觥的光影反照
酒杯裡我的臉張口喊
不出聲音 放流言的人
舉酒 將臂彎鉤在我的後頸
盡是毛骨悚然的寒意——我看到
和煦的陽光像沐浴乳的泡泡
綿綿親吻你 水花濺起
衣服晾在岸邊
飛機的影子投射在草坪
你追著沿草坡起伏的倒影
朝景象越來越模糊的熱霧中淡出
從溫室走出去 心臟
像熱水器在寒流的室外隆隆作響
關燈入睡前我看到
一株早春的百合
在料峭寒風中招展色身
層層包裹的心事壓抑在岩石下方
站在人煙罕至的角落迎風
挫敗 掙扎的香
如晨曦 針一樣的光
繡在大海上
翻浪間
瀟灑胸懷